



列子第六卷

力命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
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
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
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
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
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
禽。若是女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
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

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豎褐。食則漆。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櫪。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教朕之色。請謂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存正矣。

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類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偶而求。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類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

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德，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子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有稻粱之味。此其蓬室若廣廈之廡，乘其華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恒也。遂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與公子糾，鮑叔牙與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適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

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與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釋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牙

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不

得不用。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可。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念。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念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

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漣有餘。病非一。

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知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鸞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

算之所亡若何。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真矣。蔡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爲奚不爲。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

恐訝

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墨屎音單戰音至啾音然啾音然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佞愚直婢反魚畧斫便辟四人相與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極藉凌諱四人相與游於世胥悟自以為才之得也眠廷珍護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諷

六 一 樊川別業

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危危成者俏成也初非成也危危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故迷生於俏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什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

亡亦中_也。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䟽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

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何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一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今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巨奚憂焉。農赴時。商趨

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
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列子第六卷終

列子第七卷

楊朱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
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
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
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焦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
利兼鄉黨况子孫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
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
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
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

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狀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

後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繫桎。何以異。異哉。大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形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

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

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安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雍勿闕。晏平仲曰。其目柰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顛。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

之闕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性凡此諸闕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柰何晏平仲曰送死畧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流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

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媿鳥果媿奴坐者以盈之方其聘於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媿媿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

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僞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聃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僞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

以此爲弗若死矣。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

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律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厨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

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

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

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楊朱曰。天下

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
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
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
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
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鮫治水績用不就
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
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絃冕戚
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
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
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

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
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茲受屈於季氏見辱於
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
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
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
桀籍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
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為熙熙然以至
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籍累世之資居南面
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
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

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蕪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蕪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污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

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

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可

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憂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卷區反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梁肉蘭橘心疴一錯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黻房未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

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慘於腹。眾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實。

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變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實。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列子第七卷終

列子第八卷

說符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

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嚴恢曰所爲問道者爲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語汝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爲制是禽獸也爲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列子學射中矣請

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爲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道失而况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所拜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

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遇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

果作難而殺子陽。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孟氏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無歸之適

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刑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胷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鉏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

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晉國苦盜，有郟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郟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郟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郟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

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孔子自衛
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
里。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
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
鼈弗能游。鼃鼃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
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
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
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
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
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

乎。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
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
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
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
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
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
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趙襄子使
子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求謁之。
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
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

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
行。无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
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
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
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
達手持勝也。唯有道之士爲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
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
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彊爲弱。宋人有好行仁
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
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

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
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達後合。其事
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
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
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
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
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宋有蘭子者。以
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
其蹠。蹠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
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築戲者。聞之復

以于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于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蹶。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纏薪菜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

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狐丘夫人

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道。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意。

委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旣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旣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旣爲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句。明瓊張中。

反平兩檜他臘反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

當作鱈

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无以立。懂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饋之。爰旌目三饋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諾，汝非盜邪？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音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

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已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菱，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對其君以愆其身者也。穆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楊子之鄰人亡羊，旣

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荅。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

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荅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况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

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

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諭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

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
 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
 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蚊蚋子臚蝥蛄虎狼食肉
 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昔齊有貧者常乞
 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眾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
 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
 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
 醫哉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
 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
 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為

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
 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
 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
 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相古掘其谷而得其鈇
 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曰公
 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朱劣反策鏝端有鏝也上貫頤血流
 至地而弗知也鄰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
 之所屬著其行足蹟株坵坎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
 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

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十一 李川身業

列子第八卷終

清湖園氏抄
列子第八卷終

